

青春小小说平台
QINGCHUNXIAOXIAOSHUOPINGTAI

梦从

丛书主编 青苑
执行主编 景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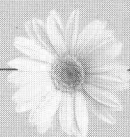
水里游来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青春小小说平台

QINGCHUNXIAOXIAOSHUOPINGTAI



梦从

丛书主编 青 苑 执行主编 景 染



水里游来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从水里游来/景染主编. -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3.2

(青春小小说平台/青苑主编)

ISBN 7-227-02536-5

I. 梦… II. 景… III.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10213 号

梦从水里游来

责任编辑 布鲁南
封面设计 羽 人
插图 杜利保
责任印制 来学军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邮购电话 (0951)5044614
地 址 银川市上海西路 21 号
网 址 www.nx-cb.com
电子信箱 nrs@public.yc.nx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· 1/32
印 张 8.125
插 页 2
字 数 150 千
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6000 册
书 号 ISBN 7-227-02536-5/I·650
定 价 1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

拾起一束嫩黄的记忆

根	3
驼背寨	8
痕	13
教 父	18
父亲的枪队	22
1935 年的羊	26
荡气回肠的情书	31
酥皮糖糕	36
拜 师	40
丐 侠	44

过去是一道伤痕

命系悬壶	51
索 当	55

古 道	60
雪 画	65
雅 盗	70
神 刀	75
女 票	79

梦的下游是女人的脸

刁民女女	87
带着家门钥匙远行 ...	91
女人与太阳	96
鸱小姐	101
红琵琶	104
爱的误区	108
甜点心	112
端 米	116

用心守候前世播下的一粒种子

匠 心	123
逃 兵	127
听到最后	132

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	13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古 风	141
端州遗砚	145
神女峰	150
走出沙漠	154

藏在树叶背面的眼睛

佛 假	161
杭州路 10 号	165
借 条	170
美妙瞬间	175
精 神	180
两颗枣树	185

一生总有一次爱	188
冬天的葬礼	193

影子还在指尖上徘徊

天堂的回音	199
英雄的诞生	205
落榜生	210
两个当差	215
1948 年的表	219
贗 品	223
坤 爷	227
朝天宫里卖古砚 ...	230
古 画	235
画“法”	240
雅 盗	244
品 行	248
毒 掌	252



拾起一束嫩黄的记忆

泅渡在那一个个明亮或晦

暗的日子里，你心灵深处的河水

是否依旧泛着涟漪？生命在一瞬

间显得多么亮丽，而生命的过程

却充满了那么多的荆棘，你是挺

直了脊背？还是弯下了身体？





幽谷拾光

活在世间，即便生就一副富相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兴许，过多的奢望会滋生诸多事端，引火烧身。

蛟龙出海

根

刘连群

匪首天九终于落网了。

他遭算那天下午，正在一家富户的里屋歇息，像往常那样斜倚着被垛脸朝门，两眼似闭非闭。一个俊俏的村姑端着盛满热水的铜盆进来，他从头觑到胸，再到腹，又到把住盆边的一双玉手，便合上了眼。他惬意地等着。按他每到一处的惯例，当地最俊的姑娘打洗脚水，为他脱去鞋袜，洗脚，然后自动把衣裙解开，迎上去任一双脚揉搓……这是多大的乐子，连皇帝老子也想不出来！



村姑款款走到炕前，弯下柳腰放盆，他才迷迷地睁开眼。只这张开眼皮的工夫，村姑忽地竖起身，将一盆滚烫的水兜头泼来。疼痛难忍间，天九习惯地去被垛下面摸枪，却如狂风骤卷，便有重物扑压在身上，臂膀被铁钳似的东西一下子卡死——正是那“玉手”。

原来，村姑本是刑事房的班头，人称“玉佛”。

外屋八个虎狼部下闻声纵起，急抄家伙，被扮做家人、仆役的兵卒团团围住了。

天九怒喊：“反了，反了，你们敢抓我，老子是有根基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反了！”

兵卒们哄笑，土匪竟称官家“反了”，还说什么“根基”，岂不滑稽？却被班头喝住，先将天九严实捆绑，然后翻身下地，向动弹不得的天九一抱拳：“九爷，小的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天赐神痣，富贵齐天，今日不恭实出无奈，还请九爷海涵！”

“你，也知道老子的神痣？”天九仰起一张被烫烂的脸问。

玉佛粲然一笑：“天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如今九爷闯荡南北，享尽人间乐事，百无一憾，只苦了我们一班弟兄，被上司逼得妻子不宁，身家难保，望九爷大仁大义多多关照！”

“好……”听罢，天九竟于剧痛中挣出一丝笑，当即吩咐众匪放下刀枪，束手被擒。

玉佛却又命松绑，在堂屋摆下几桌丰盛宴席，恭请天九上座，先敬三大碗酒，方拱手问道：“小的有几件事，想当



面向九爷请教。”

“兄弟，有话你只管说……”九爷仰脖子干了一碗玉液酒。

“外面传九爷在五龙山寨修宅院，与皇帝紫禁城一般式样，此事可有？”

“有。比他娘的还多一座藏娇楼呢！”

“九爷走一处‘洗’一处，已践美女三千零九名，可有？”

“有，到底多少记不清了，反正他娘的三千粉……蛋多！”

“洗劫南河镇当铺，杀杨老万全家，可也是九爷所为？”

“别人谁敢？狗娘养的不乖乖地送银子，老子不抢不杀，吃啥，喝啥，乐啥？”

玉佛一连讯问十余桩血海般大案、要案，天九一概供认不讳，玉佛千恩万谢，当场请他签字画押，派人火速送衙门交差去了。

这里，玉佛押送着天九一伙慢行，路上好酒好肉地款待，并且请名医为天九调治烫伤。天九始终狂放自若而又心平气和，与玉佛谈笑风生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

到县衙即被打入死囚牢，州府批文回来，三天后砍首示众。

玉佛办案有功，领赏晋级，早晚更不忘到牢中探视，三餐盛宴相待。转眼到了临刑的头天夜里，酒至半酣，天九端着酒杯，忽然盯着玉佛出起神来。

“九爷，您，还有……”玉佛惴惴地问。

天九说：“兄弟，你是知道我有神痣的了！”



玉佛忙点头应了。天九就讲，他爹原是个穷秀才，考场屡试不第，家里却连得千金，直到第九胎才盼来个宝贝儿子，就是九爷。落地百日，请来邻村算命极灵验的程瞎子摸骨相，当摸到哭闹不已的九爷腰上三寸时，即问有痣？爹忙应有。又问可是紫色？爹忙应是，瞎子顿呼贵不可言，人命稟于天则有表候于体，天赐神痣，此子命当享尽人间富贵。爹喜不自胜，把家里仅有的两只老母鸡都酬谢了瞎子程先生。

从此，爹对天九百般宠爱，直养得膀阔腰圆，力大无穷，可惜不喜读书，老爹顿足捶胸也无可奈何。

长大成人的九爷是知道自己有神痣的，要享尽富贵，最便当的倒是铤而走险，于是先偷后抢，直到犯下两条人命，就拉人上山当了土匪。“兄弟，你说得他娘的不错！”天九猛地捶了一下桌子，震得盆碗乱颤，“老哥我占山为王，抢男霸女，该乐的都乐了，真他娘的死也无憾。只有一件……”

“哪一件？”

“临死，我还没见过背上天赐的神痣，只要能亲自看上一眼，死也闭眼了！”玉佛略作沉吟，就说不难，明天执刑的是有名的快刀子刘，他砍下的人头，还能活到大车轱辘转三圈的时光，让他提着九爷的头向背上看，万无一失。

天九听罢，欣喜不已，当即约定如看见神痣，就眨巴三下眼皮，还请玉佛代他重谢快刀子刘，说完连干几大碗酒，全无牵挂了。

快刀子刘名不虚传。次日清晨，时辰一到，监斩官一声



令下，他手中的鬼头刀电光石火般劈落，又迅疾腾出左手，从半空一把抄住天九的长发，手腕一拧，天九的脸便对准了自己裸露的脊背。快刀子刘厉声问道：“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……”

天九已变得灰白的眼皮，眨巴了一下。

睁开，再两目圆瞪，又眨巴了一下。

快刀子刘等得不耐，刻不容缓地连声喝问：“还有一下哪，看见了吗？你小子到底看……”天九的眼睛缓缓合上，闭紧，再也没有张开。

在快刀子刘逼命的催叫声中，却见两滴长长的混浊的泪珠，颤簌簌地，从两边已经塌陷的眼窝渗了出来……

诗文并茂

在那个早晨

在那个灰暗清冷的早晨，谁已准备好了屠刀？
谁那么快地就要死去？
谁贪婪的目光仍旧亮着？
谁欲望的牙齿依旧发出山样的声响？
谁走过满坑满谷的亡灵
终于看清自己的模样？



幽谷拾光

云雾般笼罩着寨子的愚昧还没有散尽，那佝偻的身影依旧在山梁之间蠕动。驼背寨啊，你何时才能挺直自己的腰板儿？何时才能让明净的阳光投进自己的心坎儿？



驼 背 寨

尹全生

一条蛇似的小道，缠在山崖上，悬在深涧边。它牵连着驼背寨和一眼小泉。祖祖辈辈，驼背寨的人们都踏着这条小道去背水吃，从脱掉开裆裤起，到两眼昏花，白发苍苍。背篓，在这条十里长的小道上，压弯了一辈又一辈人的脊梁。当山风怒号的时候，别说背着水篓的人，就是斗大的石头，都被隆隆地掀下悬崖。古往今来，这条道上摔死的人，也许比现在寨子的人口还要多。



每隔十年八年，人们都要勒紧裤带集资，用来修整小道。这年，寨子里又发动各家集资，拓宽栈道。

“为什么不打口井呢？”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是一个叫春来的小伙子提出来的，他刚从山外念完高中回来。

老辈人说：“寨子地下要是有水，祖先们早就挖出来了。”据说很多年前，人们用铁镐在寨子里挖井，挖了三丈深，都说快要把地挖穿了，还是没见到水，却死了三个人。

“那时是人工挖，现在可以用机器钻，钻得又快又深，还怕找不到水？再说，钻井队是包出水的，不出水不收费。”

人们的心里顿时被照得通亮。“是啊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”

全寨子没哪个不赞成的，打井的事定下来了。人们一致举春来负责这项在驼背寨惊天动地的工程。拓宽栈道的集资成了打井的专款。

春来背起干粮奔波半个月，请来了一支钻井队。先试了三钻，第四钻钻到七丈深时出水了！过去人们想都没想到的井，竟转眼间顺利地打成了！要不是亲眼看到，谁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春来成了功臣，成了驼背寨的英雄。也就在举寨欢腾，人人奔走相告，并准备马上买抽水机的时候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钻井队收井架时，井架倒塌，死了两个人。

但井毕竟是打成了，扒着井口，可以看到清汪汪的一井水呀！虽说还没装抽水机，可汲水不论怎么说也比到十里外背水强。然而，没人到井里汲水，并且，往日人山人海的井



边，现在竟没人去了！——人们联想到早年打井的往事：认为打井是非死三个人不可的，而眼下只死了两个。

“不会再死人的！”春来向继续去背水的人们喊。

没躲开他的人说：“其实……背水也没啥，惯了。”

春来恨得直跺脚，转身就往家跑：如果真的要死三个人，他甚至愿作最后一个牺牲者。他刚到家提起水桶，要去汲第一桶水，却被他爹迎面扇了一巴掌：“你不怕死，老子还怕绝户哩！”

“爹，你怎么也糊涂……”

“就你聪明？祖祖辈辈都是背水，不也过来了？——背水去！”他前两天还为儿子而满脸生辉，现在却一脸阴云。

“我不愿变成你一样的驼背。”春来提着水桶往外走，又被初中时的同学水珠拦住了，那双似乎就要哭的眼，在向他哀求。

“明天起，我替你家背水。”水珠是独生女，在成年的姑娘中，是惟一没背过水的。

第二天，春来被他爹反锁在家里，怕他再走近那口井。也就在这天，水珠死了，是在替春来背水的路上落下深沟的。水珠的爹妈呼天抢地，要去撕春来：如果把钱花在拓宽栈道上，不打那口倒霉的井，水珠会死吗？人们也都为此痛骂春来。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心里叹道：水珠要是死在井口上，那就好了。

春来被他爹揍得鼻青脸肿，又被水珠妈撕碎了衣服。不像



人样的春来，没命地沿着小道跑。人们骂道：“这孽种，疯了！”

春来在水珠失足的涧边痛哭了一场，本打算同水珠一起去，但想到那口井，井里的水，父辈们的驼背，还有一幅诱人的画：自来水流进了家家户户的锅里，流进龟裂的土地，只产鸡蛋大小红薯的土地长出了飘香的稻米……春来决心活着，吃井水活着！他把早就藏在身上的一面小镜和一把梳子抛下了深涧。

黄昏时，他回到了寨子，在空旷无人的井边搭起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窝棚。他知道回到家等待他的是什么。躺在窝棚里的干草上，他想到了寨子里的人：背水死了成百上千的人，他们不以为然，而为改变现状死了一两个人，他们却大惊失色；他们谁都希望再“有意义”地死一个人，而谁也不愿意有意义地去死；还有云雾般笼罩着寨子的愚昧……想到这些，他一个人哀哀地哭起来。

月亮升上了夜空，春来睡着了，眼角挂着泪，做着关于水的梦。一头豹子钻进了窝棚，咬断了这十八岁小伙子的喉管，吞下了一个没做完的梦……

风清月白，露凝草长，寨子在昏睡着。从那一扇扇黑洞洞的窗口，传出来老人们沉稳的鼻息，姑娘们翻动身子时痛苦的呻吟，和孩子们甜蜜的梦呓。

启明星缓慢地升上了深邃的夜空。驼背寨的人们，该醒来了！当新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驼背寨的人们，就不会再去背水了……